

无缘无故的惊悚

□ 撰稿 | 薄 荷

小时候读《聊斋志异》，印象最深的并不是那些奇异美丽的故事，而是没来由的惊悚款，比如《宅妖》，比如《喷水老妇》。后者尤其是我的梦魇，诡异的妇人在阴森的院落中一遍遍兜着圈子。眼睁睁看她步步逼近，钉住了腿动弹不得的恐惧还在其次，最可怕的是这一切都毫无道理，没有果报，没有怨念，没有前因后果，一场噩梦就这么凭空将临。人是喜欢寻求解释的，“无缘无故”最让人抓狂。然而实际上，许多事情就是没有道理可讲，我们只有按照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，强生出一套因果，聊以安慰自己的内心。

《爱与死亡》是事实改编剧，讲述了一桩暴力杀人案：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小镇，温良主妇用一柄斧头将自己的女邻居剁得血肉模糊。也许是因为太过骇人听闻，这个案件几经翻拍，90年代有电影《小镇谋杀案》，去年有惊悚剧《坎迪》。《爱与死亡》由“红女巫”伊丽莎白·奥尔森出演，路数是典型的大女主戏——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单线叙事的美剧了，几乎没有辅线加持，众星捧月般仰仗女主人公一枝独秀。事实改编戏都是结果先行，改编之中往往生出诸种事后诸葛亮式的阐释。《爱与死亡》的特色则是拍出了“无缘无故”的恐怖之感：正因为无可解释，一切才令人绝望。

从剧情看来，这可以是一出“奸近杀”的套路戏：女主人公出轨在先，被情人妻子察觉在后，二人激烈厮打，终致命案发生。《爱与死亡》的反套路在于，剧集首先拆解的就是“情杀”这个理由。男主由其貌不扬的杰西·普莱蒙出演，演技相当在线，甚至依然带着一丝《冰风暴》中屠夫的愚鲁，从外表到内在都非常成功地表现得毫不动人，和女主人公的美丽可爱足以形成强烈



反差，意在点出这场出轨的莫名其妙。莫名其妙地开始，莫名其妙地欢乐，又莫名其妙地结束，好像是波澜不惊的生活中横生的一段插曲。即使没有最后的庭辩部分，观众也会认同女主人公压根儿没想过横刀夺爱这件事。

之后剧集给出一个女主人公童年阴影的背景，仿佛要以此作为杀人动机的解说。仔细考察这个描述，就会发现它也站不住脚。哪个孩子没有被告诫过“你们要守规矩”，情感的压抑和释放是人生反复经历的必然。在现实中，女主人公的结局是无罪开释。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促使观众需要寻求解释。《爱与死亡》虽然给出这个童年阴影的故事，却并不打算强化这个故事从而将女主人公的杀人合理化，包括心理层面的解读也很浅淡，不能导向杀人本身。杀人事件和无罪结果之间是如何关联起来，那是律师的事情，是故事的高潮，很有看头，却不是剧集的重点。

女主人公在心理咨询时爆发出的那一声哀哀长号，是整个剧集最精彩的部分。剧集的单线叙事，决定了我们只从女主人公的角度出发，此前的全部述说，都可以是意在脱罪的掩饰。只有她彼时彼刻的绝望，被伊丽莎白·奥尔森演绎得那样真实。这是观众最可以共情的地方，这就是剧集的核心：绝望催生烈焰万丈，而绝望本身无可开释。生命消散，生活碎裂，一切无可怪罪，一切唯有承受。

在寻求解释的过程当中，在一次又一次的分析和判断里，人们可以重拾一切尽在掌握的安全感，再惨烈的故事也就因此不那么具有杀伤力。我们为什么讨厌“无缘无故”，也许就是因为它太接近真实，同时太过清晰地映射出我们的渺小和无奈。

